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五十

晉陵蔣仲舒編

宋

神宗項年十三居濮邸一日晝憩便寢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時以爲瑞

神宗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壽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

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止僊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云珠韉蕃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葢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王安石 字介甫晚居金陵鍾山謝公墩距城適相半因號半山公押石字彷横一畫左引脚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慣畫又多帶過嘗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嘗獨處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其子雱曰犬哥是一箇醉荊國公追封舒王或謂當時公論分明以荊舒是懲目之京卞輩嘗圖慣然不知也

嘉祐中後苑賞花釣魚時王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傳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獬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介甫遂成詩云陰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蘂暖含春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耆卿詞太液波

翻披香簾捲之語介甫頗啣之

王介甫初拜相日取筆題窗云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投筆而起人莫測其意後致仕居金陵白下門外遊鍾山憇法雲寺是日正當霜雪虛窻松竹皆如詩中之景公撫然久之

荆公作相日花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止發一花題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

諸客次揩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時人

爲之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救生

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

魂惟別而已八字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平

甫老蘇梅聖俞蘇子美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

蘇得而字押韻云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

字二詩有云采鯨杭波濤風作鱗之而瑩用周

禮考工記之而類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椅傲兀何賔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

荆公題殘菊詩黄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看荆公聞而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詞云夕飡秋菊之落英乎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碁輙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

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不生不死舒王笑曰此特碁隱語也

王荆公棋品不甚高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因賦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分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

蘇子瞻過金陵王介甫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公

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借先道一句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趂晴色窮攬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觀之田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受困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

蘇子瞻渡江至儀眞和介甫遊蔣山詩介甫指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荆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叅政公作小詩寄意云本種酴醾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顏色好飛度繫前開

謝安墩在半山招寧寺後安與王羲之嘗登此介甫居金陵作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

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謂荆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謔也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関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黚用園荽洗之當

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點也呂曰園荽亦能去
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王元澤雱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
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爲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
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或議王元澤不能作小辭元澤援筆作倦尋芳一
首自此絕不作其詞云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
院閑晝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樓登高

榭海棠着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倦遊燕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携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鬬憶得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仍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

王元澤又有春景眼兒媚詞曰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遶秦樓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稍頭

荆公及雱同修經義經成加荆公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陳前與服同椅作拜後金珠有魯公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嘗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京師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而不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楊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播泉平甫啓曰

雱雖疾丘之詩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措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窻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并和其詩曰青燈一點映窻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應有。妙蓮花。

舒王夫人吳好潔舒王性任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

還羣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日跣登床偃臥良久吳望見卽命送還

王安國字平父荊公弟也體幹魁碩爲翰林學士日試夏入館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

王介甫初叅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爲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甫曰亦偶然耳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一說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

靜平父師應曰穎權公
遂俟人惠卿深銜之

常待制秩居汝陰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歐陽公亦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者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時秩已衰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自戲曰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鷄秩舊治春秋著講

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
春秋秩逐盡諱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
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
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陳繹爲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質朴時號
爇熟顏回時孔文仲舉制科對策言天下有可歎
息慟哭者既而被斥繹時爲翰林學士曰文仲
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正

好對藥熟顏回

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户冠軍侯謂霍去病

蘇東坡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眞一好句只是難對時王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

王平甫熙寧中直宿崇文舘夢有人挾至海上見

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榜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鐘矣平甫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卜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曾早夢與平甫會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

王欽臣 字仲至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荆公不合令學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卻歸本任時荆公爲考官於簾下見其試畢就壁間題字使人錄之乃二詩也其一云蜀國相如最有詞武皇深恨不同時淩雲賦罷還無用寂寞文園意可知其二云古木陰森白玉堂老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荆公爲改奏

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在金陵好事者求公書多寫此詩

曾公亮（字明仲彷疾韓琦乃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爲謂人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備以公亮不盡阿附已聽其罷相）

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熈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未幾曾公遂致仕去（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

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宋人猶襲其稱

呂惠卿字吉甫王安石罷相退處金陵於鍾山書院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誤也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爲一社紀事嘲誚士大夫篤閒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卽被不雅之名號曰猶背闌呂惠卿察訪京東呂質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法馬

留又湊爲七字曰説法馬留爲察訪社中彌歲不能對一日邵篪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捲髯社人名爲湊氛獅子仍對曰湊氛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遂爲虀粉馬留蓋優人呼狨猴之名

盧秉元豐初提點兩浙刑獄

盧秉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

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力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

劉景文字季孫在忻州數日來一謁晉文公祠既至祠下必與神偶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時來謁景文閑閭若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

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王荆公嘗舉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季孫應聲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安石大笑

劉季孫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眞男

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後爲杭州鈐轄蘇子瞻作守深知之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

楊德建號湖陰先生

楊湖陰居金陵丹陽陳輔每清明過金陵上塚畢即過湖陰之居清談終日率以爲常元豐間頻歲訪之不遇乃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

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嘗稱於荊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郭祥正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一見歎曰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歷知端州棄去隱于青山自號謝公山人所居有醉吟菴

郭功甫與荊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甫曰相公前敢稱詩人不識去就如此荊公曰但請來相見既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只從相

公請箇詩題是時方有老兵以沙搽銅器刻公即曰可作沙詩太初不移刻閒誦曰茫茫黃出塞。渺渺白鋪汀。鳥過跡早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閣筆。雨邨知名東南

祥正嘗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衆是詩豈不是十分祥正一日夢中作遊采石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于世者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非予平日所能到忽得之不祥不踰月果卒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知何活得許久

王逵

王逵工詩熙寧初韓忠獻出知大名府逵因歲節以詩干酒曰故吏寂寥新歲近願分餘瀝濺蛟盤公以百壺荅之時有胡枚者夫官獻公詩曰建鄴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公憐之令案石經得復官

苗根以列卿知明州歸多置田産又自明州取材爲堂舟載歸時王逵作詩嘲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荊公大

怒郎出御史王子韶廉其事自後以謗言起獄實自逵始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

王介喜譏誚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荆公遊甚款曲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葢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

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王介性輕率語言無論時人以爲心風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速請上

任吳興有白蘋洲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

王荊公曾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王介見而鄙之書其末云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荊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蘆花起恰似春風柳絮時末句又譏介之輕狂也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嘗從王介甫游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辭語奇嶮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羣鳧數百掠舟而過

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卽得
其數因遣人詢之放蓊者其數不差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

蔡天啓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成天啓揮毫立就擬授節度使制云鳴戲千里謬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蔡天啓爲博士三年不遷再至學省賦詩云平生擾擾復膠膠學省重來歲又交騎馬醉遭官長駡讀書慚被學生嘲何爲眷戀米五斗便可經營宅一茅好買江干千个竹待看煙雨長春稍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

即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
馬駒者後又有身着青山騎惡馬日行三百尚
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
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紹聖初章申
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
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
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蔡天啓後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閴寂一葉

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
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
桐廬郡景物
祭天任載天啓第也亦一詩無錫錢伸仲紳之退居
漆塘有園亭之勝一時知名士大夫皆爲之賦
詩天任賦遠雲亭曰白雲何時來。英英冠山椒。
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賦通惠泉曰水行天
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賦

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却汙世間塵。賦遂初亭曰着亭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諸公服其韻勝

堯山堂外紀卷五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宋

王珪字禹玉封岐公監維陽郡日王安石為幕官陳升之為衛尉丞時韓魏公出守是邦初夏圃内芍藥開有金腰帶四朵公召四人同賞各簪一朵後相繼為相果花瑞也晚築室南溪號志堂居士左右松竹𥿄逍遥其下一時名流雅慕之題曰竹隱

王岐公與歐陽公同在翰苑會温成皇后初薨立春進帖子以其虚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岐公

遼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嘆其美麗

王歧公在翰苑日時中秋有月神宗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勑內侍挾持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悉以進呈上

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旋取針線縫連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𣩵金蓮燭扶掖歸院翊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爲學士上讌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云不敢遂命出公舊作蔡云臣才思短澁不及三某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云學士村

宋制太社二祭多差近臣王禹玉爲翰林學士典

內外制十八年屢被差乃題詩於齋宮云隣雞未唱曉騾催又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

王禹玉與荆公同侍朝荆公有虱直緣其鬚裕陵顧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問禹玉曰上何爲笑禹玉告之故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當獻一言頌虱之功乃云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荆公為之解頤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云投下云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寔非有盜也

元豐中神宗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製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為左相蔡持正為右相蔡密叩王云應製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只是鰲山鳳輦章子厚時為黃門侍郎以為陳腐且疑為所給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云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

君王又進紫霞盃時高麗賀正旦禮物中有紫霞杯五色玻璃也是夕上用進酒子厚始歎服以為不可及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翠等字世謂至寶丹其子明之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公強留之踰時詩云黄金零落大刀頭玉筋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玉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徹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

雨是蘇州句意甚工而富艷奇巧得公家法人稱
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此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
日搜索云止得一聯云脛脡化為紅琥珀眼睛
變作碧琉璃
聞者絕倒

王豐父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作柱杖詩云
老境得為丘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
容如此

黃嗣徽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為後母訴於官
隸軍籍王岐公丞相宣籍得之閱其識字使抄

書一日觀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
嗣徽亦請賦公領之頃刻成一絶句曰匣有瑤
琴篋有書樓遲猶未卜吾廬主人况是丹青手
乞取生涯似畫圖岐公大嗟賞之及問知曲折
以故人子奏於朝乞以門客恩澤承務郎特補
之命下之日暴卒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
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

奇奇歆殺宋昭宣嘗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許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王琪字君玉珪從兄嘗乞夢於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恐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王君玉初登第調揚州江都尉題九曲池詩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秖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吏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別誦此詩徐問之知為琪作賞歎不已薦琪館職

王琪張亢同在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

王瘦小張以獮猴目之一日有來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琪嘗嘲元曰張元觸墻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元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云粤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每出人咸指咲之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彭為批之於詔曰當侯蕭蕭之候爰與靡靡之行王琪性

滑稽多侮誚及秉死琪為挽詞云最是蕭匕句無人繼後風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建也公以家藏袁安卧雪圖張於其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守無敢覬覦者後為太守竊去以凡筆畫蘆鴈易之工客舉琪來作守登臨賦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

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

元絳字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于麻辭中道毅勿令更辭也畧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元厚之在翰林日高麗使乞新著王平甫以詩戲

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至雞林。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者聯書名旁
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
謂未幾召入為學士時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
已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
悟夢中兄弟之意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
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相継為
一直院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許大夫選嘗作四

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旣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畧彷彿卽迎入内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雨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厚之詩云仙驥蕭

雲穿伏下佛花吹雨匝天流盖記此

元豐既行官制進御史
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荅拜於阼階上
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郎
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此國體非為
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
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
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

時最為盛事

王觀字通叟有冠柳集序者稱其高於柳詞故曰冠柳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于事無所可否二人極相善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咲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陸四括囊聞者大咲

王觀有雨中花令呈元厚之云百尺清泉聲陸續

映瀟洒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欹寒玉 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派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曲

王觀又有踏青詞曰調雨為酥催冰做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烟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晴則箇陰則箇餖飣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鏤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

沁幾行班東風巧盡收翠綠吹在眉山

王觀嘗作莫惱翁曲云穀垂乾穗豆垂角雨足年登不勝樂烏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盃翁自酌翁醉不知秋色涼兒持翁鬚孫撼床莫惱翁翁翁年巳高百事慵

蔡挺字子正抗弟也謚敏肅

熙寧間有司言四月一日當蝕上為徹樂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

獻詩云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方避正衙朝陽暉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銷其敘四月一日避正殿皇子慶誕陰雲不見日食殆盡當時無能過云

元豐間蔡挺自西掖出鎮平陽經數歲意欲歸作喜遷鶯一闋云霜天秋曉正紫塞故壘黃雲衰草漢馬嘶風邊鴻叫月隴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櫜鞬錦領山

西年少　談笑刀斗靜烽火一把時報平安耗。聖主憂邊。威懷避遠。驕虜尚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莫惜金尊頻倒。時有中使至平陽挺使倡優歌之遂達于禁掖上因語呂丞相曰蔡挺欲歸遂以西掖召還

蔡確字持正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開封尹韓維維又薦之安石胡宗愈夫人丁氏嘗於窗隙遥見確謂其神彩與盧多遜像相似其後蔡果南竄

宣仁垂簾日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贓敗確請守
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絶句云公事無多容
亦稱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虛亭裏卧展
柴桑處士詩　一川佳景疎簾外四面涼風曲
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秋　靜
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憎何處機心驚
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
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

滄浪　西山髣髴見松篠日日來看色轉新聞
説桃花巖石畔讀書曾有謫仙人　風搖熟果
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
間逐隊小魚忙　來結芳廬向翠微自持盃酒
對青暉水趨夢澤悠悠過雲抱西山冉冉飛
矯矯名臣郝䰍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
清風在歎息思公俯碧湾　溪中曾有戈船士
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翛然唯坐嘯白鷗紅鶴

伴閑身　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濵
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時吳處厚
知漢陽軍箋注以聞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處
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以譏讒譖之人
葉底出巢黄口閙波間逐隊小魚忙譏新進用
事别無謗訕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朝廷
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
直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遜

位天后處俊上䟽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今皇太后垂簾遵用章獻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沉沉滄海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遂貶新州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琵琶偕行常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卽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丞相大慟因作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

淚不同歸悒悒不樂不久遂終

章惇字子厚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敕而去再舉甲科紹聖閒拜相安惇為從官因嫌名見時但称享而已

章子厚與蘇子瞻小時相善子瞻為鳳翔判官時子厚任商令劉原父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横一木為橋子厚推蘇過潭書壁蘇不敢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

墨濡壁大書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
背曰子厚必能殺人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
一日牛忽病幾死王夫人謂坡曰此牛發豆斑
瘡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嘗舉似章
子厚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
兒來姑且去遂大笑別

章子厚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之盆水中將滅之而

明者三有大呼於梁者曰此相公也父母懼而止東坡嘗與之詩云夯夷僊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子厚深銜之

章子厚與劉子宣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宣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荅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訝其相忘子宣以詩謝曰故人天

上有書來責我踈愚嗔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枚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朝夕望三台子厚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尋屢遷

元祐初章子厚簾前爭事無禮責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駮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迎謁

予厚見之已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逐飛章默然

舒亶 字信道號亦樂居士與李定同陷東坡于罪者

熙寧中舒亶為臨海縣尉民有醉酒逐其叔母者亶執之而斷其首投笏去題壁上云一鋒不斷兇渠首千古誰知將相材時荆公當國奇之為

改調官至御史裏行

舒亶嘗夢入空中見瓊閣金碧輝煌有瓔珞琅珮者數百人揖亶請詩且曰此間文章要似鸞鳳隱起與織女分巧亶吟曰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却還家一人曰未免近凡

舒信道有詠苔卜筭子詞曰池臺小雨乾門巷香輪少誰把青錢襯落紅滿地無人掃　何時闘

草歸幾度尋花了。留得佳人。蓮步痕。宮樣。鞋兒。

小